

# 大乘起信論講記

(十七)

敏智法師講  
大成居士筆錄

夫心識虛妄分別者所能了知。因爲這是真如體上，自在妙用的原故。

## 丙四、會相歸實

「復次顯示從生滅門即入真如門。所謂推求五陰，色之與心。六塵境界，畢竟無念。以心無形相，十方求之，終不可得。」

本論解釋分爲三節，第一分顯示正義，第二分對治邪執，第三分，分別發趣道向。本段論文：「顯示從生滅門即入真如門。」說明會相歸實之義，或者說爲攝相歸性。以前講心生滅門心真如門似乎是兩個。到生滅門會入真如門的時候，生滅門就是真如門，真如門不離生滅門。所謂「是二門不相離故。」相就是性，就相來講乃心生滅。就性來講，就是心真如，因相性不同，而有生滅與真如。推求五陰，五陰就是生滅。五陰新譯曰「五蘊」，又有說爲「五取蘊」者。以五蘊講，可以通有漏及無漏，若說「取」字則唯通有漏而不通無漏了。五陰本爲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五種，歸納起來，一爲色，一爲心。色是色法，受想行識即是心法。所以推求五陰，不外色與心兩種。「六塵境界，畢竟無念，」是講五陰中的色法。色法有五根五塵，再加上法塵：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乃成六塵。前五塵完全是色法。法塵一半屬心一半屬色。從無明生妄心，有妄心生妄境。無明妄境完全虛幻不實。六塵境界乃因緣所生，無有自體，畢竟無念。六塵境界本是假體，空」是無相的。就是空，空就是真如門。六塵境界在相上是有的，在體上是空的。六塵境界根本是假，不能生起分別妄想念。

心也是無形無相，視之不見，聽之無聲，無長短方圓，非大非小。所謂法身無色相可見，引起疑問。於是問曰：既說諸佛法身，離於色相，爲何又說有報身化身示顯？報化二身是否色相呢？又如何能見呢？釋答曰：「即此法身是色體故，能現於色。」要知道法身即是色相之體，一切色相，依法身而現，離開法身，根本無一切色相。法身體上現報化二身相，乃是法身所起妙用說有報化二身現出。報身之用，即法身體，由於業識分別，所以「能現種種色相。」「所謂從本以來，色心無二」，色即是心，心即是色。色心本來無二無別，一切色唯心所現。吾人造業，由於種子習氣功能。吾人之色身，乃由業而生。色乃由心而來，有心才有色。在衆生身上曰：「色心不二」，在諸佛則成於無漏業之微妙。諸佛法身，根本無相，徧一切處。色由心起，以心攝色，色即是心。故曰：從本以來色心無二。真如心就是報化二身色。報化二身色，不離真如心。「以色性即智故。」色之體性本來就是智。無有色相可見，只有智有此功能。有證真如體之功能，無有分別相。法性就是智，法身體上有根本智，有本覺智，有此功能證真如，微妙不可思議。色體無形無相，說名「智身。」又智性就是色，故說法身，法身體，「徧一切處」，根本智也徧一切處。所現的色體，無大無小，無長無短，無方無圓等分齊之相。「隨心能示，十方世界，無量菩薩，無量報身，無量莊嚴，各各差別，皆無分齊，而不相妨。」上面所說無有分齊，其故安在呢？佛心隨菩薩的心顯示到十方世界，每一世界現無量菩薩，無量菩薩見到佛無量報身，無量莊嚴微妙難思。雖然此不同彼，彼不同此，各各差別不同，但此可以見彼，彼亦可以見此。彼此互見，無有分齊，而不相妨。互見互融，乃真如體之用，不假方便。譬如一室許多燈光，此不礙彼，彼亦不礙此，這種道理，絕非凡凡。

小。雖盡十方世界，求其心相也不可得。當年二祖斷臂求道，曾向達摩祖師請求「安心」。祖師云：「將心拿來與汝安。」二祖始終不能將心找到，於是說「覓心了不可得。」祖云「與汝安心，心就在不可得處。」卽相卽體，所謂卽生卽滅，卽不生滅。也就是說心生滅門，不離真如門。卽生滅卽真如。離開生滅就無眞如，離開真如，也無生滅。

「如人迷故謂東為西，方實不轉。衆生亦爾，無明迷故謂心為念，心實不動。」

譬如有人迷失了方向，指東為西，實際方向不會轉變的。衆生也是這樣，因受無明的迷惑障遮，就說是心上起了妄念，實際仍是心，與虛妄心念了無關係。衆生被無明所迷，認為心上起念實在真如心是不動不搖的。

「若能觀察知心無念，即得隨順入真如門故。」

衆生從心上起妄念，有妄念分別妄境。如果能夠觀察知道一切妄念妄境，全由虛妄分別念上所起，就可知心上無虛妄分別念，一念不生。心上本來無有妄念，當下能知念法無念。虛妄念有一種種境界，而心上根本就沒有境界。如能了達心無分別妄念，就可以隨順轉入真如門了。

總結一下：虛妄分別念，就是生滅門，真如門是不生不滅的。妄念是從心上起，有心才有妄念。妄念不離本心，能知妄念就是心，明生滅就是真如。叢林中有曰：「打得念头死，許汝法身活。」衆生如能不起妄念，就能得到真如。

## 乙二、對治邪執

「對治邪執者，一切邪執，皆依我見。若離於我則無邪執。是我見有二種。云何為二？一者人我見，二者法我見。」

大乘起信論解釋分爲第一「顯示正義」已經講完；現在講第二「對治邪執」。起信論先說「顯示正義」，後說「對治邪執」。唯識論則先「明邪執」後「顯正義」。正義與邪執是相對的。如正義不明而邪執不破，邪執不破正義就不能顯出。起信論先顯示正義，正義明了，然後對治邪執，是修學佛法者必由之路。」

衆生處處執，引之乃得出。「衆生愚癡處處執着，必須方便的引誘，才能脫離生死。不過我們要知道『執見』不一定是壞東西，在衆生身上，以爲我所見的我以爲是。但執見可以翻悟出來，化執見爲般若。如此有了執見，還是好的。」

「邪」者不正之謂，因此邪執必須對治。「一切邪執，皆依我見。」一切邪而不正的執着，都是由於「我見」而起。如能知道「色身」是假，而離開了「我」，就沒有邪執了。一般說來，邪執的根本爲「我見」，是生死的根本。本論則以邪執爲我見的根本，而生死根本則爲無明。「我見」有兩種：一種是人我見，另一種是法我見。人我見者乃衆生本身上生起的見解，法我見則從法上生起的見解。在唯識上講，人我見與法我見有俱生，有分別。所謂俱生人我見，分別人我見。俱生法我見及分別法我見。俱生者與生俱來，有生就有我。分別人我見則由於邪師邪教而成。人我見如是，法我見亦是如此。唯識論分別「人我見」比較淺，而對法我見則比較深。

「人我見者，依諸凡夫說有五種。云何爲五？一者聞修多羅說如來法身，畢竟寂寥，猶如虛空。以不知爲破著故，即謂虛空是如來性。云何對治？明虛空相是其妄法，體無不實，以對色故有。是可見相，令心生滅。以一切色法，本來是心，實無外色。若無外色者，則無虛空之相。所謂一切境界，唯心妄起故有。若心離於妄動，則一切境界滅。唯一真心，無所不徧。此謂如來廣大性智究竟之義，非如虛空相故。」

大乘起信論所講人我見，是指着凡夫說的。平常講人我見者，在一切衆生身上皆可生起。「依諸凡夫」所起。此處所講凡夫爲學大乘佛法的凡夫。學大乘法的凡夫從大乘法上生起人我見，總計有五種。第一、「聞修多羅說：如來法身畢竟寂寥，猶如虛空。」因契經上會說，如來法身是空，非有相非無相，一相不立。法身理體，無種種相。但法體猶空，其實虛空乃由色相顯出，學大乘法的凡夫，不明此理，妄執事空，以爲法體。殊不知契經上如此說法，爲的是破除衆生的執著，於是說虛空就是如來性，而生謬解。對於此類凡夫，應該怎樣對治呢？要知虛空是虛妄相

，是假的。虛空相本來無體，因為有色才能見到虛空，是可以看得見的，使你虛妄分別心生滅滅。因為一切色法，本來是心，心之外本無色法，既然無外色相，又那會有虛空之相呢？「所謂一切境界，唯心妄起故有，若心離於妄動，則一切境界滅。唯一真心，無所不徧。此謂如來廣、大、性、智究竟之義，非如虛空相故。」一切境界就是色法，因心上虛妄分別心一起，所以有種種境界。如果心離開虛幻的妄動，則一切境界，就自然消滅。唯一個真心，徧於十方世界。這就是如來的廣大法性，根本智，究竟澈底的道理，從根本智證真如理，一真法界。絕對不是虛空相。如來的法身體廣大性智。不生不滅，徧一切處。虛空相，乃虛妄不實，既無有體，更不能徧。執拗的凡夫誤以虛空爲如來性，就是不明白這種道理的緣故。

「二者聞修多羅說，世間諸法畢竟體空，乃至涅槃真如之法，亦畢竟空，從本以來自空，離一切相。以不知爲破著故，即謂真如涅槃之性，唯是其空。云何對治？明真如法身自體不空，具足無量性功德故。」

第二類人我見，因爲契經上說世間法一切都是空的，乃至出世間法的真如涅槃，也畢竟是空。從本以來，法體自空，無一切相。這類人不知道契經上如此說法，本意是令衆生破執著的緣故，於是就誤解認爲真如涅槃之性，原來也是空的。對這類衆生如何對治呢？要知道世間法是空的，真如體則空而不空。無量性功德具足法性理體之上。衆生悟不出法性理體，所以是空，但在諸佛身上，真如自體就不是空的了。前面講過，真如法身理體具足無量性功德，有一個生滅相，在法身理體上就有一個功德相。生滅相離不開不生滅。所以無量煩惱滅後，就顯出無量性功德，法身理體，空而不空。學大乘法者，雖有智慧，但依文取義，就有許多誤解我見。

「三者聞修多羅說，如來之藏無有增減，體備一切功德之法。以不解故，即謂如來之藏有色心法自相差別。云何對治？以唯

依真如義說故，因生滅染義示現說差別故。」

減。在如來藏本體上具備一切功德。但不能了解此理，反因此而認爲如來之藏有色法，心法，心與色具在如來藏之中，於是生起互相差別。對於此類謬解如何對治呢？應該使他知道真如體上無種種相，那裏會有色？那裏會有心？如前面所講，「心無形相，十方求之，終不可得。」唯依真如真義來說，根本無有色心差別。如來藏上無量功德，可能被誤認爲生滅色心差別，殊不知如來藏上的性功德，不同於色心差別。在衆生身上非常、非樂、非我、非淨。到如來藏上就成爲常、樂、我、淨。因染義生滅上、示現、假說有差別。不能認爲真如體如來藏上，有這些差別。因離開生滅染義，根本也就談不到一切功德。

「四者聞修多羅說，一切世間生死染法，皆依如來藏而有，一切諸法，不離真如。以不解故，謂如來藏自體具有一切世間生死等法。云何對治？以如來藏從本已來，唯有過恒沙等諸淨功德，不離不斷，不異真如義故。以過恒沙等煩惱染法，唯是妄有，性自本無。從無始世來，未曾與如來藏相應故。若如來藏體有妄法，而使證會永息妄者，則無是處故。」

第四種聞契經說一切世間生死染法完全依如來藏而有。生滅與不生滅和合卽由如來藏而有阿賴耶。一切諸法不離真如。此類學大乘法的凡夫，因不了解真義之故，於是就說如來藏自體上具有生死染法。如此說來，世間一切生死染法是生滅的，如來藏也就成爲生滅的，與一切生死染法一樣。這類邪執如何對治呢？應知如來藏從本已來，只有過恒河沙數的許多功德，清淨法，從來沒有生死法，污染法。一切恒沙的淨功德，不離不斷，與真如結合成一體，並非兩個。因過恒沙的煩惱，種種染污法，都是虛妄不實，並無自體，這些煩惱染法從無始以來，就不能與如來藏相應，如何能說如來藏生起一切世間生死染法呢？如果如來藏本體真有虛妄法，那麼證到如來藏以後，想永遠息滅妄法者，絕無此理。諸佛如來於得證如來藏之後，妄染法就不存在，可知如來藏本體上絕無生死染法。

「五者聞修多羅說，依如來藏故有生死，依如來藏故得涅槃。以不解故，謂衆生有始。以見始故復謂如來所得涅槃有其終盡。」

，還作衆生。云何對治？以如來藏無前際故，無明之相亦無有始。若說三界外更有衆生始起者，即是外道經說。又如來藏無有後際，諸佛所得涅槃，與之相應。則無後際故。」

第五種，因契經上說「依如來藏故有生死，依如來藏故得涅槃。」此類凡夫不能了解，以爲有如來藏所以才有生死，於是說衆生有始初相。又說依如來藏乃得涅槃。就又說衆生既有始，如來所得的涅槃，也會有終。到涅槃終盡的時候，諸佛還作衆生。如此邪見，怎樣對治呢？要知道如來藏無始初相。因如來藏並無前際，無明之相，也無有始。如果說三界外更有衆生始起者，即是外道所說。無始以來就有無明，無始以來就有衆生。三界以外別無衆生始起。如來藏無始無終，無明則無始有終，所以衆生可以成佛。再說如來藏無窮盡之時。諸佛所證涅槃，與之相應，也無有窮盡。也就是如來藏沒有後際的原故。所以諸佛永不再作衆生。

以上五種見解，完全從大乘經典上以文取義，而生出的人我見，是學大乘法的凡夫的謬解，或由不了解而生起的邪執。學佛者都應注意。

「法我見者，依二乘鈍根故，如來但爲說人無我。以說不究竟，見有五陰生滅之法，怖畏生死，妄取涅槃。云何對治？以五陰法自性不生，則無有滅，本來涅槃故。」

法我見是邪執的我見第二種，乃指二乘人而言。二乘人在唯法我見是邪執的我見第二種，乃指二乘人而言。二乘人在唯識上說，只能破人見，不能破法見。但有的人說利根者也能破法見。此節指二乘鈍根人而講。諸佛只對彼等說「人無我。」只因說的並不究竟，二乘人見到五陰生滅之法，心中畏懼。所謂「視三界如牢獄，視生死如冤家。」恐怖害怕生死，趕快在證到四果之後，得到涅槃。殊不知大乘人所謂即生死即不生死，小乘人則

畏怖生死，妄想取得涅槃。對此類二乘鈍根人，怎樣對治呢？要知道五陰法本來不生，於是本來不滅。不生不滅，就是涅槃。這樣就使小乘人對於法我見的邪執，可以消除。令小乘人不必畏怖生死，因五陰本來不生不滅，生死乃是空的。

「復次究竟離妄執者，當知染法淨法，皆悉相待，無有自相

可說。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，非色非心，非智非識，非有非無，畢竟不可說相。而有言說者，當知如來善巧方便，假以言說引導衆生。其旨趣者，皆爲離念歸於真如。以念一切法令心生滅，不入實智故。」

上面說自性不生，則無有滅，本來涅槃。能令二乘人破除法我執見。現在再進一步，要澈底究竟將虛妄執見破掉。染法是有漏法，淨法是無漏法，染法有生有滅，淨法不生不滅。有染法就有淨法，二者相對而有。二者皆各無有自體相可說。不過是因緣和合而已。所以一切法從根本以來，無色相可見，無色法也就無心法。既不是智也不是識，智是能證眞如體的，識是分別的，也可人說智是淨的，識是染的，故一切法既不是智，也不是識。在心體上找不到智或識的相，「非有非無。」色法無體，乃由因緣和合而生，也不是空。既非有，也非無，所以根本就不可說。非色非心，說智不可，說識也不可，既不是有也不是無。即空即色，即色即空，畢竟不可說相。禪宗有云：「開口即錯，動念即乖。」所謂離開言說，不可言說，因言說不能說到佛法的本體。既不可言說，那裏會有妄執呢？就此就將妄執澈底滅除了。

一切法本來不可言說，而有言說說出來，是什麼原故呢？當知此乃諸佛如來所施的善巧方便。一切衆生必用言說才能開導，所以從無言說中假言說的方便去引導。其真正旨趣重要之處，都是爲使衆生離去分別妄念，歸於眞如。如衆生因一切法而生出分別妄念，就會使心有生滅，不能證到實智。實智就是根本智。

以上解釋分第二節對治邪執講完。令一般凡夫及二乘人對於人我見與法我見，知道如何破除。以下講到解釋分第三節「分別發趣道向。」

### 乙三、分別發趣道相

#### 丙初、總標

「分別發趣道相者，謂一切諸佛所證之道，一切菩薩發心修

(未完待續)